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 譯

陌路緣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五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一

陌路緣
A PERFECT STRANGER

原 著：DANIELLE STEEL
譯 者：謝 瑤 玲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韓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冷冷·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著 作 權：台內著字第114750號
執照字號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茲

本書定價：新台幣100元

當代名著精選101

陌路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若薇・費禮 (Raphaella Phillips)

——出身銀行世家的黑髮美女，溫柔而憂鬱。

亞立・赫爾 (Alexander Hale)

——英俊多情的律師，因與妻不和而離異。

嘉路・布蘭 (Charlotte Brandon)

——亞立的母親，名小說家，開朗慈祥。

強恩・費禮 (John Henry Phillips)

——美國金融鉅子。

可宜·韋勒 (Kay Hale Willard)

——亞立之姊，美國衆議員，自私而熱中名利。

卓治·韋勒 (George Willard)

——可宜的丈夫，醫生，事業忙碌。

曼蒂·韋勒 (Aman da Willard)

——可宜之女，天真可愛，與亞立感情深厚。

安東·馬內 (Antoine de Mornay-Malle)

——若薇之父，法國銀行家，嚴峻固執。

愛蕊·昆杜 (Adjandra Marauesa de Santosy Quadral)

——若薇之母，西班牙銀行家暨侯爵之女，保守而無個性。

喬林·馬內 (Julien de Mornay-Malle)

——若薇之兄，因意外而身亡。

1

車庫的門緩緩開啓，入口處逐漸張大，就像一隻將要吞噬一隻蒼蠅的黑色大蟪蛄。對街有個小男孩，睜大眼睛沉迷的看着。他喜歡看車門那樣開啓，因為他知道那輛美麗的跑車，不一會兒就會轉過街角。他等着，數着數……五……六……七……那個按下儀器板上遙控設計的男人，並不知道這個小男孩夜夜看着他返抵家門。這是小男孩最喜愛的慣例，每當那個開着黑色寶時捷的男人晚歸或沒有回家時，他便會感到一陣失望。男孩站在陰影中計數……十一……十二……然後他看到了，一個閃亮的黑色影子快速轉彎，接着以平穩的姿態滑入車庫。那個藏身黑暗中的孩子，饑渴地望着那輛美麗的黑色跑車好一會兒後，才慢慢舉步回家，眼前仍閃動着黑色寶時捷的影像。

車庫裏，亞立·赫爾關掉引擎，坐在駕駛座上，凝視四周熟悉的黑暗，他的心中再次浮現薔雪的影子，他也再一次制止自己去想她。他輕輕嘆了口氣，拿起手提箱，跨下車門。他經由花園中的後門走入屋內，站在這棟美麗的維多利亞式雅築樓下的大廳，望進那一度安逸舒適，現在却空空洞洞的廚

房。靠進爐子的一個鐵架上，掛有幾個銅製鍋子，但是清潔女工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將這些鍋子擦亮了，反正也沒有人關心過。掛在窗前的那排濃密的植物，看起來枯乾而了無生趣，他一打開廚房的燈，便注意到有幾株已經枯死了。他轉過身子，望一眼大廳後面的小餐室，然後慢吞吞地爬上樓。

現在每當他回家，總習慣走向花園的後門，比起從正廳進門，這樣比較不令人感到沮喪。夜晚的時候，如果由前門走進房子，總以為仍然會看見她在家裏。她會將那頭濃密的金髮盤成髮髻，穿着在法庭上所穿的整齊套裝。蕾雪……令人眩目的律師……高貴的朋友……使人着迷的女人……直到她傷害了他……直到她離去……直到他們離婚，恰恰是在兩年前的今天。

他由辦公室回家途中，不禁想着他是否會永遠牢記那一天。此後他是不是總是會在十月的某天早晨，被喚起回憶的痛苦？他會一直記得嗎？他們的兩個紀念日竟會落在同一天，實在可笑。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和他們的離婚紀念日。蕾雪曾自以為是的說那是巧合。他却認為相當諷刺。他母親在他們離婚的當晚打電話給他，發現他醉醺醺地大笑時，曾說過『真是耍命』。他醉醺醺地大笑；因為他不想哭泣。

蕾雪。想起她時，心頭依然激起陣陣漣漪。他明知道在兩年後不該如此，但他確實有這種感受……金色的頭髮，和那雙如暴風雨前的大西洋，深灰色，蘊含藍色和綠色光采的眼睛。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是一件案子中的反方律師，那件案子後來在庭外和解。然而那仍是一場激烈的戰役，即使由聖女貞德挺身辯護，也比不上她的熱切和銳利。整個訴訟過程中，亞立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着迷而深感興趣，他這一生還不曾被任何女人如此吸引過。當晚他邀她共進晚餐，她堅持自行付賬。她面露微笑對他說，她『不要腐化他們的職業關係』。那個嘴角微翹的笑容，使他既想攔她一巴掌，又想撕裂她的衣服。她漂亮極了，而且聰明。

走過空洞的客廳時，他不禁皺起眉頭。她搬到紐約時，把客廳的家具都一起帶走了。其餘的家具

她都留給亞立，只是樓下的客廳却被她搬得一無所有。有時候他懷疑自己之所以不再買新的家具，是否就爲了每當他穿過空洞的客廳時，便會記起她，對她感到憤怒。但是此刻他爬上樓去，對環繞在他四周的空虛却視而不見。他的心遠在一百萬哩之外，回想她離開他以前的日子，他們所共有和不會共有的。他們所共有的是希望、智慧、歡笑和他們的職業，他們的床，這幢房子。

亞立一直想要孩子，使他們頂樓的臥室充滿吵鬧和歡笑聲。蕾雪一直想要加入政界，或者在紐約重要的法律公司得到一份工作。她剛認識他時，曾含糊提及的政治。對她而言，這是很自然的。她父親是華府的一位有權勢的人物，一度還擔任過他們那一州的州長。這是她和亞立的另一點相似之處；亞立的姊姊是代表紐約州的國會女議員。蕾雪一直很仰慕她，她和亞立的姊姊可宜，很快就成爲密友。然而使蕾雪離開亞立的原因，並不是政治，而是她另一半的夢想，紐約的法律公司。兩年後，她終於在經過權衡之後，離他而去。此刻他伸出手指滑過心中的創傷，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刺痛了。但是最初他却感受到學生最劇烈的痛楚。

她美麗，出色，成功，活力充沛，令人着迷……然而她永遠缺乏某項特質，某項溫和、輕柔、善良的特質。這些字眼從來就不適宜描述蕾雪。她對於生命的要求絕不僅僅是愛着亞立，當一名舊金山的律師，爲人妻子而已。他們認識時，她已經二十九歲，從未結過婚。她告訴他，她一直太過忙碌，忙於追求生命的目標。她自法律學校畢業時，曾向自己允諾，在她三十歲之前，她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他問她，那意味著什麼？她的回答是年薪十萬元，她說話時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他先是嘲笑她。直到他看到了她的眼神。她說的是真心話。她誓必要得到它。她的整個生活都是和這種成功相配合的。以這種尺寸來衡量成功，鈔票和重要的案件，無論是什麼人都會在追求的過程中受到摧毀。在她前往紐約之前，蕾雪曾經繞過大半個舊金山，就運亞立也終於讓自己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她冷酷、無情、野心勃勃，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止她追求她的目標。

他們結婚四個月後，舊金山一家聲譽極隆的法律公司，有個職位出缺而公開徵人。最初亞立對於她受到考慮頗感得意。畢竟，她是個相當年輕的女人，一個年輕的律師，但不用多久他就看出了爲了得到這份工作，她願意運用各種醜陋的計謀。她真的這麼做了，她也得到了那個職位。整整兩年，亞立無法將目睹她無所不用其極而得到這份工作的事實忘懷。他告訴自己，她只不過是運用了諸如像在商場上的小計謀，但接着却是那致命的一擊。該公司的紐約辦公室，提供了她一份高薪的職位。這份工作的年薪已不止是十萬元了。而舊雪·赫爾才不過三十一歲。亞立驚異而迷惑地看着她不知如何選擇。這個選擇很簡單，在亞立看來，這根本就算不上是個選擇。紐約或舊金山。和亞立在一起或沒有亞立。最後，她溫和地告訴他，讓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溜逝實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他們的關係用不着因此而有所改變。』她仍然可以在每個週末搭飛機回舊金山的家，或者當然，如果亞立願意的話：他可以放棄他自己的法律業務，和她一起到東部去。

『我做什麼事？準備你的訴訟要旨嗎？』他深受傷害，對她怒目而視。『那麼我還剩下什麼，舊雪？』她宣佈決定接受紐約的工作時，他也瞪視着她。他原以爲結果不會是這樣的，他要她告訴他說她不願意接受，說他比這份工作更重要得多。然而那不是舊雪的風格，就和那不是亞立的姊姊可宜的風格一樣。一旦他願意面對這個事實時，他意識到自已以前便已認識了另一個像舊雪一般的女人。可宜也曾爲了她想得到的東西而不顧一切，猛烈襲擊她的障礙，將那些不慎阻礙了她路途的人吞噬或摧毀。唯一不同之處是可宜的手段行之於政治，而舊雪却施用於法律。

了解並尊敬一個像他母親一樣的女人，是比較容易的。嘉路·布蘭在撫育兩個孩子及她自己的事業上，都稱得上極爲成功。二十五年來，她一直是國內暢銷小說的作家之一，然而她也教養了亞立和他的姊姊，和他們保持親密的關係，愛他們，將她所有的一切都給予他們。她丈夫去世時，亞立還在襁褓中，她找了一份兼差的工作，爲一家報紙的專欄作研究，後來爲這個專欄代筆，同時，只要她有

空，她會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寫她的第一本書。後來她所寫的那十九本，幾年中銷售量達數百萬冊，她的事業可以說是由於需要而意外造就的。但無論其原因為何，她把這一切視為一份特殊的禮物，與她的子女共同分享，而不是能夠取代她對子女的愛的東西。嘉路·布蘭是個真正了不起的女人，但她的女兒却與她截然不同；跋扈、嫉妒、強悍，沒有一點她母親所有的溫和、親切或施予的能力。然後亞立又了解到她的妻子亦然。

舊雪前往紐約時，堅持不願與他離異。有一陣子她甚至試着往返兩地，然而他們的工作分別在這個國家的兩端，他們相聚的週末也逐漸地減少。正如她最後對亞立承認的，這種情形實在毫無希望可言。有兩個漫長的星期，亞立認真地考慮過將他蒸蒸日上的業務關閉，搬到紐約去。去它的，對他而言這又具有什麼意義？如果他的事業要以失去他的妻子而取得，也許並不值得他戀戀不捨。某天早晨四點時他做了決定：他要關上他的事務所，東飛紐約。疲憊却滿懷希望的他，拿起電話撥了她的號碼。此刻正是紐約的早上七點。但是接電話的人並不是舊雪。那是一個男人懶洋洋的聲音。『赫爾太太？』他一時似乎茫然無頭緒。『哦，柏森小姐。』舊雪·柏森。亞立並不知道她是以她娘家的姓氏開始紐約的新生活。然而他也沒有想到除了她的新工作外，她也開始了嶄新的生活。那天早上她能對他說的話只有寥寥數句，而他噙著淚傾聽她在另外一端傳來的聲音。稍後她從辦公室裏回打電話給他。『我能說什麼，亞立？我很抱歉。』抱歉？爲了離開？爲了與他人有染？她爲什麼抱歉？或者她只是爲他感到抱歉，他是個令人憐憫的混蛋，一個人呆坐在舊金山。

『可不可能試著將它挽回？』他真心願意試試，但至少這回她很誠實。

『不，亞立，恐怕是不可能了。』他們又談了幾分鐘，最後掛上了電話。除了對他們各自的律師之外，沒有什麼可說了。接下來那個星期，亞立申請離婚。事情進行順利。『極爲文明』，這是舊雪的用語。雖然一點問題也沒有，這件事却使亞立整個人爲之動搖。

很可能他所哀悼的是他自己。他覺得自己的某一部份被分割裝在條箱和紙盒中，就像被運到紐約去的客廳家具一樣。他的日常生活極爲正常：他吃，他睡，他約會，他游泳，他打網球、板球、手球，他赴宴，他旅遊，而他的法律業務也十分興隆。然而他的某些本質却消失了。就算別人不會注意到，他自己也十分了解。除了他的身體之外，兩年多來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予一個女人。

他上樓走向書房時，屋裏的沈靜突然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他只想跑出這個地方。最近他時常有這種感覺，迫切地想要逃出，逃離這片空虛和悶靜。失去她兩年之後的現在，他的麻痺才逐漸消褪。彷彿包紮傷處的綑帶終於被撕開了，留下的只有孤寂和刺痛。

亞立換上牛仔褲、運動鞋，和一件舊羊毛衫，很快地又跑下樓。一隻修長有力的手輕觸扶欄，他的黑髮起伏如浪，他的藍眼睛深沈明亮。他關上身後的門，轉向右方，直走到蒂維薩區後，開始沿著通往布洛道的陡坡向上跑。他在布洛道上停下，回頭注視令人讚嘆的景色。在他下方，昏暮中的海灣，就像閃亮的緞子，山丘濛著輕霧，隔著海灣，梅林區的燈光像鑽石、紅玉和翡翠般晶瑩閃爍。

他到達位於布洛道上的堂皇巨廈時，轉向右，朝通向普利西區的路走去，時而望著那些巍巍的屋宇，時而俯視景色瑰麗的海灣。這些房子是舊金山數一數二的宅邸。這兩、三條街是本市最華貴的住宅區；有磚造的宮殿，都鐸式的華廈，壯觀的花園，美麗的風景，和高聳的樹木。你看不見這列房屋中有人走路，也聽不見任何聲音，但是却輕易想像，水晶製品的叮噠響聲，上等銀器的鏗鏘聲，穿著制服的僕人，還有穿著絲緞裁製的晚宴服的紳士淑女。亞立爲自己所勾勒出的景象，不禁微笑起來。這樣他在走過幾條街上較不顯眼的小房屋時，便比較不感到孤寂，他總是想像男人們雙臂擁著他們的女人，歡樂的孩子和小狗在廚房裏玩耍，或懶洋洋地躺在溫暖的爐火前。大房子裏並沒有他所想要的東西。那是個他並不渴望的世界，雖然他時常置身在像那樣的宅邸中。亞立所要的是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是他和舊雪從不曾共有過的。